



把冬至过成年

王国梁

早些年，二叔一家和三叔一家还都在村里住。母亲作为长嫂，在大家庭中很有威信。每年冬至，母亲会把祖父、祖母、二叔一家、三叔一家全都请过来，吃一顿团圆饺子。我们这里有个说法叫“冬至大如年”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家人真的把冬至过成了大年。那种亲人团聚、热闹欢乐的气氛，让我们提前感受到年的喜庆。

冬至一大早，母亲早早起床，开始剁白菜馅。她冲我喊道：“去，把你爷爷奶奶、二叔二婶、三叔三婶、弟弟妹妹们全都喊过来，咱一起包饺子过冬至。”母亲一定要把所有的称呼都说全了，好像这样才能突出团聚的主题。

很快，大家族就聚齐了，一个都不少。女人们忙着包饺子，男人们坐在里屋聊天，孩子们到处乱跑，屋里一下热闹起来。堂妹高喊着：“过年喽！过年喽！”三婶嗔道：“这孩子，过年还早着呢！”母亲笑眯眯地说：“今儿咱先过个年，让孩子们先高兴高兴！”母亲一边说

着话，一边擀饺子皮。她擀皮特别快，一只只饺子皮要供几个人包。二婶和三婶就属于包饺子组的。二婶是个慢性子，慢腾腾地一点不着急的样子。堂弟说：“妈，你包快点行吗？今儿咱吃饺子可不能晚了。”二婶依旧慢腾腾地说：“好饭不怕晚嘛，冬至的饺子，咱得美美地吃，吃出过年的味儿来！”

二婶转头对母亲和三婶说：“过阵我们杀年猪，过年时你们都别买肉了，咱家有现成的！”母亲说：“你养的猪膘肥体壮，这几年咱全家过年都是吃你家的猪肉。”二婶说：“过了年，我打算多养几头，除了自己吃，还能卖钱。”母亲和三婶一致赞成。三婶说：“过两天我开始给孩子们做新衣服，先给大勇做，这一年他蹿了个儿，得重新量尺寸。”三婶的裁缝手艺特别好。就这样，妯娌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沉浸在对新年的美好展望里。

父亲跟祖父、二叔、三叔坐在屋子里聊天。他们聊天的内容要

丰富多了，从农事到国家政策，从家常到社会发展。那种氛围，很有点过年守岁时的感觉。

冬至饺子终于端上桌了。小屋里腾满热气，饺子的香味儿弥漫开来。母亲在热气缭绕中忙进忙出，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冬至的饺子，照例是祖父和祖母先吃，他们不吃第一口，任何人不会动筷子。祖父吃了一口饺子，说：“嗯，香！”这话像是一声令下似的，大家开吃。餐桌上的笑语声、碗筷声，营造出温馨和美的气氛。

母亲说：“吃了冬至饺子，就不会冻耳朵了。以后三九天，咱都不怕冷了！”父亲说：“今天冬至，是晚上最长的一天，今天晚上你们还过来，咱聚在一起再聊天。”二叔三叔自然是响应的，所以冬至的晚上，家里依然是热闹的。

后来，二叔和三叔一家去了外地，冬至就变成了视频聚会，但把“冬至过成年”始终是一大家子人的想法，从未变过。

冬至的礼物

董红

父母离婚后，我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瘦小的奶奶是我唯一的靠山，她硬是一个人用那双永不停歇的手，把我一点点抚养长大。

奶奶的手特别灵巧，以前不是给人绣花就是帮缝纫铺做衣服，她绣的花像真的一样开在了衣服上，她做的衣服总是被人夸奖结实又漂亮。可是自从把眼睛累坏后，实在没有别的营生办法，奶奶只好靠捡废品供养我了。“将来挣钱了，可得好好孝顺你奶奶。”邻居王婶也心疼奶奶，总是善意地提醒我。

记忆中，奶奶的手上总是缠着白色的医用胶布，尤其到冬天。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那胶布下面包裹的全是血口子。在这寒冷的冬天里，这样的一双手是怎样一次次浸在冰水里洗菜洗衣服啊？

“奶奶，人家小虎和大王的奶奶手上都戴着戒指，你咋不戴呢？”“我不稀罕，硬邦邦地硌得手疼。”奶奶一边说着，一边拎着一个大编织袋子沿街捡废品去了，那是她的工作，风雨不误。

那天晚上睡得正香时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惊醒了，循声望去，是奶奶正在台灯下给我缝鞋子呢。她手指上套了个金黄的顶针闪闪发光，我又问奶奶为什么连个戒指都没有？

“我嫁过来时，你爷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还能买得起那玩意。不过当年你爷说了，以后保证让我戴上。可他说话不算话，没完成任务就走了。”奶奶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轻，但声音蓦地又高起来：“捡破烂的手戴那东西都白瞎了。”我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为了照顾奶奶，我回到镇上找了份工作。刚上班时天天数着日子等工资。

“开第一个月工资，打算给你奶买什么？”王婶见到我热情地问了又问，我笑而不语。

“她咋啥也没给你买，钱也没给你一分？”那天，听说我开了工资后，王婶特意来到家里，为奶奶打抱不平。

“孩子大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再说我啥也不缺。”奶奶怕我听见似的轻声轻语。

上班四个月了，挣的工资我一分钱也没给奶奶花，奶奶也从来不问。可王婶每次看见我态度都是冷冰冰的，她觉得我没良心，不懂得孝顺奶奶。我心里也憋着一股劲。终于第四个月工资开了，我记得那天是冬至。我怀揣着工资去了趟金店。当我将传统的三金——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一并塞到奶奶手上时，她的每一缕皱纹里都盛满了笑容，为冬至包饺子的手抖个不停。我知道她藏在心里的愿望实现了，她有多知足。

被荷包蛋温暖的冬至

王阿丽

俗话说：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但冬至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一碗荷包蛋。

在那个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年月，鸡蛋不啻补品。我家也不例外，时任民办教师的母亲每年养一些鸡崽，贴补家用。一个月中母亲能让我们开一次“鸡蛋洋荤”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。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家中来客。因为，按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家中有亲朋好友到访时，都以荷包蛋盛情相待，客人出于礼貌，往往不会将蛋全部吃完，等客人走后，我们便可以沾一下光啦！

一年冬至，家里来了一位客人。那天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一个40多岁的陌生男子敲开了我家大门。他衣着破旧，脚着一双翻毛鞋几乎被雪花染白了。母亲并不知来者是谁，但善良的母亲看到他冻得直搓手，还是请他到进座，并为他泡上一杯热茶。

当得知他是我大哥同学的父亲时，母亲更是以贵宾相待。母亲从所剩无几的蛋筐里取出4枚鸡蛋，快速来到锅灶前，生火烧水。

很快，荷包蛋做好了，母亲将蛋盛入大碗中，再放上红糖，端至客人面前。

客人边吃边向母亲说明此行的来意：“前几天，我去省城出差，顺便去学校看望儿子，正好遇到了你的儿子，他听说我下个月还会去学校，就让我来你家帮他捎带些伙食费和零用钱，这样可以省下汇款费。”客人讲这话时，眼神试探般投向母亲。

母亲心猛然一紧，远方儿子的需求永远是娘的牵挂！她连忙追问：“我儿子在那还好吧？”

“嗯，挺好的，您就放心吧！”但家里当时钱不凑手，母亲便跟来人商定，他去省城时再过来取一趟。

见客人大雪天来为孩子捎话，母亲对他表示感激的唯一方式就是给他煮碗荷包蛋：“您将我儿子托的话放在心上，大老远顶着风雪，太感谢了！今天是冬至，‘冬至大如年’，图个吉利，您一定要将这鸡蛋全吃了！”

母亲的真诚让客人放下了戒备，吃下了一碗荷包蛋。

那个月底，母亲准备好了给大哥的伙食费和零花钱，但没有等来儿子同学的父亲。

寒假时，大哥回家度假，母亲问及此事，大哥说：“从来没有的事啊！”母亲叹了口气：“原来是个骗子啊！可他看上去不像啊，唉，可惜了。”母亲为这位走上歧途的中年人惋惜，而我和二哥却为那碗荷包蛋惋惜。

10年后，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年月已经过去。有一年冬至的清晨，母亲打开院门，发现门口放着一篮子鸡蛋，母亲疑惑地提起篮子，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：“大姐，10年前您的鸡蛋和祝福，将因一时困顿误入歧途的我引入正道。现在我成了养鸡专业户，我知道再多的鸡蛋也抵不了大姐的一番款待。”母亲兴奋地将熟睡的我们唤醒：“快起床，今天为你们做荷包蛋。”我看到，母亲眼里闪着光。

有些人注定是生命过客，但偶然的相遇，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，也许会让人惦念一辈子，正如这冬至里的鸡蛋，温情而暖心。